



^ 16
4046
10



716
4046
10

<2006-801>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四

序

杜大將軍七十壽序

上章攝提格之歲前太傅元侯大將軍弼武杜公春
秋七十竊月廿二日爲懸弧之旦其猶子總戎弘埒
弘塲及諸孫十二人謀相與羅長筵考鐘鼓橫金拖
玉稱百年之觴公方損食降服獨居淡念湫乎其有
墨也恤恤乎如有所失也則相與屏榮蹶踏前却而
未敢進裁書布幣走使數百里以稱壽之詞請于余
余惟公歷事五朝專制九鎮西鑿河套南蕩渝州大

物類彙編卷之四
小數十百戰功勞在疆場勲伐在廟社迨乎國論參
差用舍錯互懸車束馬引身斂手以坐視夫海宇之
糜爛鐘簴之遷移而公亦已老矣記曰七十曰耆人
生七十則世故飽更齒髮危禿志意衰落家人婦子
親知故舊爲之息其勞閔其老而祝延其未艾也于
是乎有稱壽之舉豈非流俗之人所謂吉祥善事者
哉而至于公則不朕公于今日固未可以稱老亦未
足以稱壽也古之稱壽者必取喻于山岳于松柏山
岳之峙也至于配天人有數山岳之年而祝延之者
乎松柏之青青貫四時歷千載人又有數松柏之年

而祝延之者乎天祚斯世必慙遺老成人以搯危柱
傾曰壽耆曰元老曰詢茲黃髮斯人也天地之心也
光岳之氣也渾淪磅礴含陰吐陽非猶夫含齒戴髮
橫目四足之倫以血氣爲盛衰以年齒爲老壯者也
漢之名將少無如霍去病老無如趙翁孫去病少而
侍中貴不省士出塞士卒饑乏而重車棄梁肉驃騎
尚穿域蹋鞠翁孫討西羌時年七十六矣建置久長
之策曰老臣不惜以餘命爲陛下明言利害何其料
敵制勝詳復而周至也驃騎果勇壯往一旦絕大幕
徙王庭而其精華果銳之氣單且折矣營平老成持

重馴至于誅先零屯浩壘而老謀壯事爲漢家計萬世者不但已也史譏去病會有天幸而功名與其年俱盡楊雄頌營平中興作武而功名亦與其年俱永古稱山西出將信乎頰陽古邽皆老將也智老則深謀老則壯材老則堅天之以老壽畀斯人也而豈徒哉牧野之役太公望年九十秉旄仗鉞未嘗告老大雅之什曰牧野洋洋檀車煌煌維師尚父時維鷹揚當此之時師尚父尚桓桓如虎如熊如鷹之飛揚逆擊下平蕪而血毛羽也有人焉操壺觴酌旨酒爲之息其勞閱其髦又從而頌禱焉此與夫仰川岳撫

松柏酌酒祝延者何異有不燦朕大笑噉其狂易者乎周則師尚父漢則營平唐則汾陽以七十餘應回紇大人之占天祚斯世而慙遺老成人斯固上天之勞人斯世之碩果也亦猶夫流俗之人七十告老古稀稱壽嬉游徵逐飲食燕樂衍衍朕熙熙朕視日陰而歛歎撫桑榆而太息是豈天所以慙遺歿武之意而亦豈斯世之所以仰望歿武者乎今日之超朕燕處停觴却賀湫湫乎恤恤乎有不能舍朕者斯所以爲歿武已矣余于歿武異姓昆弟也衰老不能趨賀誦秦風蒹葭無衣之詩穆朕遠懷將遣稚子執榼承

飲以往而敘次斯言以先之歿武讀而笑曰是翁明年亦七十自不伏老乃欲以我爲前驅乎雖狀何其言之壯也傳敕猶子孫子敬爲翁舉一觴矣。

錫山趙太史六十序

余讀唐韓柳二子之論天潢惟其所謂元氣陰陽者以通于古今人才治亂之故而推廣其說以謂人身之所恃者元氣也國家之所恃者人才也韓子謂果蔽飲食既壞虫生之國家之爲果窳也亦大矣婦寺爲其附贅奸佞爲其痿痺邊陲盜賊爲其癰瘍倖倖衝衝攻殘敗撓未有止息獨特一二賢人君子伎其

食齧去其攻穴於是元氣陰陽不至於日薄歲削而國家用以長久是故國家之興必曰王國克生其亡也必曰邦家殄瘁古今覘國者未有以易此者也余壯而登朝所師友多海內大人長德二十年來摧殘剝落相繼漸盡而神州遂有陸沈之禍晚得交錫山趙太史先皇帝于甲科射策後召見清間授置翰苑者也太史強學束脩道明德立布衣蔬食卓朕以古人自命而賢士大夫望其羽儀以爲此邦今之魯衛忠定忠憲之後猶有人焉致人才于今日斯可爲慶幸已矣太史近方擔簦席帽詣闕里謁林廟訪問俎

物齋有學集 卷二十四
豆禮器歸而修端門告成之業其所以長養元氣陰
陽而去其攻穴固有大于吾之所云者余幸得託末
契有朱陳之好將乘小艇持村醪以介皇覽之觴遙
望梁谿錫山有光熊熊有氣洋洋元氣鬱盤在江鄉
百里間不自知其掉頭雀躍喜而欲有告也柳子有
言天地大果窳也陰陽大艸木也鳥置存亡得喪于
其中太史誦斯言也舉太白以浮我余無所辭于監
史矣

趙景之宮允六十壽序

萬曆五年丁丑吾鄉趙文毅公在史局抗論江陵奪
情拜杖譴歸直聲震天下迨崇禎丁丑文毅之孫景
之宮允初登上第復抗論武陵奪情禁林諫紙前輝
後光先後六十年照耀史冊景之未幾召用公望蔚
狀遭時顛領迴翔田里又十有四年而春秋已六十
矣余兒時受先宮保負劍之訓曰孺子如有聞也必
以趙先生爲師少從景之尊人敘州昆仲游服習其
餘風緒言壯而出耀州王文肅之門其事文毅尤先
河也余于趙氏祖子孫三世矣州里之間樂公之社
翟公之門苑枯盈虛响濕濡沫未嘗不相共也朝堂
之上甘陵之部黨端禮之碑刻聲氣應求壇墀屹立

未嘗不相遠也當景之抗疏時余甫出請室飲章菑語道路洶湧未嘗不奮臂搯腕助其角芒也今日者陵谷貿易井邑遷改景之已蒼顏素首爲時典刑爲國遺老余則歸老空門枵狀爲陳人長物矣顧欲執筆伸紙強顏爲稱壽之文不已傷乎雖狀古之君子懷賢而念舊者雖老且退廢不但已也游九京者或流連於隨會見虎賁者或流涕於中郎而况于文毅之孫乎况于文毅之孫繩其祖武者乎吾竊有聞于表記矣國風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終身之仁也余雖髦老庸敢不勉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

孫謀以燕翼子數世之仁也微景之其誰與歸火膏則光土膏則發時雨將降山川出雲文毅之詒景之也其爲豐芑也遠矣勿謂久隱畏約無窮時也景之之生辰在孟冬十月是月也日在北陸占者嫌於無陽陽氣伏而孳生動於黃泉之下以養萬物故又謂之陽月所謂日月陽止者也余與景之舊官太史以眡災祥書雲物爲職事于其生辰爲壽作爲陽月之詩以附于疇人瞽史歌風吹管之末其亦可以有辭于巫祝矣乎歌曰斗柄北指兮雉入虹藏律中應鐘兮羽音則長皇覽揆予兮七星煌煌祈年飲蒸兮息

勞築塲酌我春酒兮吉月之陽迎彼小春兮欣欣樂
康載歌曰藏身有楮兮吹律匪堂砥室三重兮塗釁
周詳羅縠爰覆兮緹縵用張朔風迴颺兮葭灰不揚
樽酒簋貳兮及此月良飲食燕樂兮其又何傷三歌
曰灰重而輕兮衡頰而昂七日來復兮天心孔明舊
史書雲兮龍虢告祥景至灰除兮木雨金霜晨雞喔
喔分旭日蒼蒼三歌卒爵兮壽豈無疆三闕以授從
子孫保俾爲其婦翁致三祝之辭而書其副于簡牘
以告野史

韓古洲太守八十壽序

歲在旃蒙協洽雷州太守古洲韓兄春秋八十余曰
是吾年家長兄也是吾吳之佳公子良二千石國之
老成人也是閱覽博物之君子海內收藏賞鑒專門
名家也盍往爲壽乎客曰稱壽何以致詞余曰吾讀
太史公書記李少君事竊喜其有似于兄弟少君見
武帝識古銅器齊桓公十年陳于柏寢按其刻果狀
以爲少君神數百歲人也今兄博古強記鐘鼎之款
識書畫之譜錄下上數千年勾稽抉摘若數甲乙若
倒囊庋何止如少君但知數百歲事少君在武安侯
坐中言九十餘老人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爲見時

從大父識其處一座盡驚今吳中頽白之老襟裾之士間從兄游從容燕語輒娓娓言其大父少年時游冶若何動止警咳若何客移日忘去有悽惋泣下者少君言老人大父游射處亦何足異也今一旦號于衆曰吾兄數百歲人也彼必不信試反詰之吾兄非數百歲人也何以知柏寢之器如少君何以知老人大父游射處如少君彼又將啞朕無以應也安知兄之八十非卽少君之數百歲耶少君之海上見安期主食巨棗大如瓜兄不將旦暮遇之耶吾故願以此爲兄壽客曰朕則少君與韓若是班乎余曰器有古

人亦有古是二古者皆有真贗焉少君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人不知其何時人少君人之贗者也若兄之爲佳公子爲良二千石爲老成人誰不耳而目之則人之真古者莫兄若也以古器喻之少君贗古也以鼎彝中上之鏡藥也以書畫吳門之臨榻也吾兄則周官之宗彝宣和之秘藏也少君之自謂七十則贗兄之行年八十則真少君使物却老以數百歲銜人則贗兄則康強壽考以數百歲度世則真夫如是安得以少君擬兄且夫十年以來文武衣冠故家遺俗茫朕不可省識矣公卿之子弟豐鎬之遺

民如兄者有幾人乎兄之在斯世也猶弘壁琬琰之
在西序也猶天球河圖之在東序也猶山壘著尊犧
象之在明堂也皇天之所闕惜邦家之所愍遺人見
爲祥史書爲瑞由此言之兄今真數百歲人矣不若
絳縣之老人可以二首六身推定其甲子也吾所謂
真古者信也客曰公學佛之徒也考古于內典有進
于此者乎余曰朕有之無價寶衣飲光截爲僧伽黎
者衣之古也紺青石鉢四天王所奉者鉢之古也拘
畱孫佛所付金澡餅香鑪七寶印器什之古也星宿
劫前黃金修多羅白玉爲牒及迦葉佛時銀紙金書

此土鍾張王衛未足比者篆隸之古也剝剝塵塵此
古不壞迄于今猶有守條衣于雞足以侍慈氏者區
區數千百年之古何足爲吾兄道乎客曰古矣哉以
天竺古先生之古方斯世之好古者斯莫可尚也已

吳封君七十序

歲在癸巳太倉封宮相約菴吳先生春秋七十四方
士大夫與宮相游及出其門下者爭援筆爲介壽之
詞其大指謂先生南國名儒昔爲封君今爲遺老望
古遙集咏南山而書甲子約略與晉之淵明相似有
優先生于淵明者曰先生少不競進長而善息視淵

明束帶折腰不亦彼勞而此逸乎先生晚食當肉徐步當車視淵明饑馱叩門不亦彼困而此亨乎淵明雖曠亦非不念其子者顧其詩曰雖有五男兒不好紙與筆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使淵明而有子如先生也羣輔之錄孝經之贊于其身親見之何必慨慕古人而頽然顧景之時又寧有兒女梨栗之嗟乎有人曰是固狀矣狀杜少陵之譏淵明以謂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亦未知爲淵明者推淵明之志惟恐其子之不得蓬髮歷齒沉冥沒世故其詩以責子爲詞蓋喜之也亦幸之也今先生有子在日月之際

陵谷旣遷斗杓彌著徵書在門鋒車遄駕夫安知淵明之喜非先生之所憂而淵明之幸非先生之所戚乎虞之人士以其言告于余余乃言曰子徒以淵明之身世比擬先生亦知先生之避世固有大焉者乎夫國土之有淨有穢也人生之厭穢而懷淨也自有此世界以來未之有改也亂穢而治淨暴穢而仁淨殺穢而生淨穢而華淨閏穢而正淨軒左之所戰唐虞之所禪巢由之所讓盡此矣迨乎迦文之教被于震旦朕後知娑婆世界五濁惡世爲穢土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極樂世界爲淨土此土衆生厭穢

懷淨淨信修持得生彼國見佛聞法永離入苦三毒
五濁惡道此所謂避世之大者也東晉之末遠公唱
念佛三昧修淨土之業結社於廬山劉遺民周續之
諸賢褰裳而相從者皆與淵明同志恥屈異代之人
也嗟夫金陵六代代促時薄栖山隱谷遺榮而捨祿
者避世之小者也三界五濁蹠蛭雜居息心克念正
定而往生者避世之大者也樂天委命形神懸解許
飲則籃輿而來聞鐘則攢眉而返無心而出倦飛而
還于束帶折腰何有笑傲非樂乞食非苦于饑駘叩
門何有愍念衆生彼亦人子于五男兒何有惟心淨
土來去自如惟遠公能證明之耳吾謂淵明避世之
大者如此先生褐衣蔬食持戒安禪精研教典不舍
晝夜自今以往世壽益富梵行益修指婁水爲潯陽
卽家園爲廬阜飲柴桑之酒一觴獨進鼓少文之琴
衆山皆響晏坐經行不出戶庭而東林西土涌現目
前此方世界穢惡充滿如海中之一泡如手中之一
葉俛而觀之又何足滿其一笑哉六月吉日爲先生
初度之辰敬敘次其言因宮相以獻於先生使斯世
之人談避世法者無刺促于此土而以往生西方爲
大師則自余之壽先生始

王奉嘗烟客七十壽序

余庚戌二座主皆出太原文肅公之門次世誼二公于辰玉先生輩行而余于煙客奉嘗則兄弟也奉嘗又命二子執經余門蓋余與王氏交四世矣辛丑歲奉嘗年七十門人歸子玄恭周子孝逸輩請余爲祝嘏之文余老耄厭生却賀嘯喙未敢應狀王氏之爲壽非尋常燕饗而已君子于是藏國成焉占天咫焉又用以頌豐芭歌燕喜焉不可以莫之識也文肅事神宗皇帝當盛明日中君臣大有爲之日苑枯之集孽于宮闈水火之爭蔓于朝著公以孤忠赤誠搢挂官府上欲泯伏蒲廷諍之跡而下不欲暴羽翼保護之心久之事見言信身去而國本定余嘗論次申文定事謂昔人有言此陛下家事東朝之事神廟與先帝親爲證明豈可動哉奉嘗藐狀孤孫痛憤謹誅臚陳本末丹青炳狀使天下後世通知兩朝慈孝君父無金玦衣履之嫌儲貳無黃臺瓜蔓之恐而文肅日中見斗值負塗盈車之候遇雨之吉已應于生前張弧之疑并消於身後則奉嘗錫類之孝遠矣所謂藏國成者此也文王之詩曰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謂文王受命于天其本

支嫡庶百世爲天子諸侯而周士之有顯德者亦如
之文肅陰翊元良于本支嫡庶有百世功其子孫受
亦世之報宜也自古陰德之食不報于其滿而報于
其餘文肅之股肱國本眉目清流也而不能免于浮
石沉木之口雖其功成名遂身致太平而申且不寐
未有能舍朕者此則其餘而未滿者也歲有餘十二
日未盈三歲得一月而置閏取其餘而未盈也文肅
之餘在君臣邦國間其未盈也則食報于子孫奉嘗
父子其當之矣天道不僭其容以不顯亦世本支之
報私與太原一家所謂占天咫者此也國家之盛比
隆三代以有殷方之神廟禮陟配天多歷年所蓋當
祖乙武丁之世而文肅在保又六臣之列無可疑者
故家遺俗孟子蓋三歎于易世而况昭代之孫子乎
孔子曰豐水有芑百世之仁也西京之金張東京之
袁揚元氣鬱朕與國終始班固之所以張兩都也今
觀于王氏之壽宴其知之矣升其堂所藏弄而供奉
者神廟之寶章御札如藏河雒之圖而抱鼎河之弓
也御其賓筵嘉肴旨酒上尊養牛之殊錫而郢膠蓬
鱠之遺法也考鐘伐鼓絲肉邇代歌鍾二八清商一
部元臣之所娛賓而送老也巾車南園其芍圃則謝

家之紅藥其菊籬則韓公之晚香泛舟西莊梧桐之
萋葦者猶在朝陽而鳴鳳之羽猶翩翩于高崗也千
金萬壽獻酬卒爵奉嘗拜于前諸子拜于後顛顛印
印左右奉璋棫樸之終壽考而卷阿之矢吉士頌聲
猶洋洋盈耳也凡百君子與于燕會者相與念國恩
仰舊德頌豐芑而歌燕喜忠孝之心有不油狀而生
矣乎余定陵老史官也佩文肅琬琰之遺訓故記斯
宴也亦用史法從事諸子有志于古學者也作爲歌
詩以祝壽豈亦將取徵詩史恥爲巫祝之詞則余之
志其不孤也矣

大梁周氏金陵壽燕序

閩之門人陳子翰徐子延壽陳子濬撰書幣而來告
曰我方伯周公元亮保釐八載入總大憲大公太夫
人寓居金陵齊眉媿德逾七開八公便道抵子舍稱
觴上壽長筵肆設鋒車在門大學士晉江黃公已下
致詞祝嘏金章玉軸照曜堂廡而夫子未有言焉公
于師門爲弁冕天下莫不聞公之意謂非得夫子之
一言不足以寵光介壽惟吾黨小子亦欲朕如有失
也敢稽首遙拜以請余旋觀元亮以公望則鼎呂以
儒行則珪璋以文筆則琬琰以是游光揚聲顯融其

親當世爲人子無兩太公太夫人劬躬燾後嚮用五
福吉祥善事當世爲人父母亦無兩余學佛之徒也
以枯槁灰斷之人挾荒唐汗漫之說使之端拜莊語
效南山西池之祝譬如爰居之鳥震掉鐘鼓而責其
音中律呂不已難乎已而循覽祝嘏之文彙考頌美
之詞與其所以致祝者乃喟然而歎曰嗟夫始亦小
之乎其爲言矣今夫十年以來氛祲交作水于汲兵
于豫火于金谿白門此世人之所謂劫也大公謝諸
暨政歸隱金陵元亮奉之自雒而雒自雒而廣陵而
復之金陵室家靜好燕處超然福祿鼎來日月未艾

世人之所爲口哇目眙層累讚歎而猶恐不及者也
嗟夫此吾所謂小之乎其爲言也釋典言劫者有小
災三曰儉病刀有大災三曰水火風滅劫之時饑饉
災起五穀不成上味隱沒煎枯骨爲大烹藏粒稗如
寶珠而今之儉災有是乎又滅而疾疫災起諸惡鬼
神損害世間郡邑空虛惟少人在而今之病災有是
乎又滅而刀兵災起刀仗莊嚴骨肉屠僇草木瓦石
皆化戈刃而今之刀災有是乎大三災之作有情世
間次第壞盡最後一增減劫器世間空居者亦盡七
日輪出河海水竭天下洞朕梵天灰燼今之火燄燄

已爾猶未能炎于昆岡而得謂之劫火乎二禪俱生水界起壞器世間如水消塩一時俱沒今之水滔滔已爾猶未能浸于稽天而得謂之劫水乎三禪俱生風界起吹諸天宮諸大山王互相拍撞碎若塵粉今之風蓬蓬已爾猶未能決于土囊而得謂之劫風乎太公夫婦于此時也徒御不驚眠食如故歷數州如堂適庭也閱十年如次再宿也世之人乃以爲塵沙劫波驚而相告其相越豈不遠哉雖朕小亦劫也相似三災亦災也燎原之火亦火漬堤之水亦水鳴條之風亦風也太公夫婦所以處此者亦必有道矣吾

聞小三災起經七年七日七夜其災方息有一人合集男女萬人留爲人種是萬人者皆持五戒脩十善具有福德之人也太公居家爲吉人居官爲廉吏捐千金之產以予二弟躬自食貧好行其德太夫人慈心忍行農力以相之所修者人世之教也而于佛之五戒十善與夫六度真俗兼資函蓋相合此在劫後當爲萬人中之一人而何疑于今日之考祥與五戒十善之能度小劫也六度之能支大劫也唯心唯識報如影響事理之灼狀不誣者也佛言初禪內有覺觀火外爲交燒二禪內有喜水外爲水漂三禪內有

出入息風外爲風壞菩薩精修六度具足般若波羅蜜三千大千世界諸火同時俱狀一吹令滅

大風破三千大千世界如摧腐草能以一指障風力令不起太公夫婦慈悲布施奉六度爲津梁毒流洄淵之中梯航具矣剎剎塵塵此土安隱龍漢之火不將爲螢燭乎金藏之水不將爲涓滴乎毗嵐之風不將爲調刁乎而區區之妖氛夫婦也維摩詰之示妻子常修梵行者也大迦葉之九十一劫人中天上恒爲眷屬者也今茲之稱壽以金陵爲佛剎以燕喜爲法筵以碩人吉士爲清衆善友以雅詩樂章爲

梵唄詩歌非猶夫人之燕會而已也桃源中以花開爲歲夜摩天以花合爲夜維揚之銅狄五百年而一鑄兜率之鉢衣一百歲而一拂劫量時分延促減增至不一也箭漏未闌星河乍改酒酣樂闋桑海迢朕世之人芒芒朕披朝華攬日及陳詞致語稱千金而奉萬年所謂舟壑夜趨而昧者不覺也與吾故曰小之乎其爲言也以是太公太夫人壽斯可矣閩書旣至元亮旋過吳門請之益力曰吾二尊人所不足者非巫祝之詞也夫子無以卮言抵我余故趣舉胸臆伸寫其荒唐汗漫之說以詒元亮俾薦陳于工歌優

舞之末他日錄一通復闕諸子眎如何也

吳祖洲八十序

大金吾山陰祖洲吳兄謝環衛事歸臥東山者凡十有二年而春秋八十癸巳歲六月吉日其懸弧之辰也兄故名臣胄子經術大儒以宿望掌衛晉秩一品身雖引退其聲光氣象尤映望于鈞陳閣道之間諸子或領世職或陟西臺皆雄駿君子羽儀當世壽觴旣舉長筵羅列垂魚繞膝駟馬在門耶溪禹穴之間榮光浮而休氣寒東南候氣者以爲祥異不徒考鐘鼓走玉帛誇燕喜之盛也余于兄爲年家稚弟以文章氣誼肩隨兄事者四十年矣故推言兄之所以致壽者以爲沃洗之先可乎當兄之副北司也逆奄枋用羣小嗾興大獄曲殺海內正人君子每當收考片紙刺閨掌獄者奉爲聖書羅織如不及兄獨正容危辭取次縱釋羣小訶知之刊章削逐幾陷不測而兄之從容解救保善類而扶正氣則已多矣謫籍再起晉領衛事當操切之世事英明之主責任殷重鐫訶刺促兄獨傳古誼引大體主於蠲除苛細釐決嫌疑爲國家養仁厚之福雖其受事未久而權相錯網之餘威緹騎毛舉之積習掃除蕩滌中外相慶其所以

存國體全君德非聊爾而已也兄之仁心爲質憂國
愛人太和元氣醞釀著存大節所著卓犖如此天之
報兄以高壽康強逢吉豈偶朕哉孔子曰仁者壽易
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班氏論戾太子生於兵間推明
助順佑信之說以爲漢武窮兵好殺之應兄之領環
衛解羅網于四令爲發生於五常爲仁易與孔子之
云備矣滄桑緯改塵劫飛灰金貂之士葉猶新麥丘
之三祝未艾班氏固曰壽者酬也天之所以酬兄者
也又何疑焉人言兄故有仙骨好脩煉龍沙石函夙
昔著名字當以神仙度世爲祝吾讀首楞經知堅固
服餌金石化道圓成還入諸趣而觀音以慈悲加被
福能轉壽如珠雨寶觀音之慈悲也易與孔子之生
也仁也皆性壽也兄之長生度世取諸此爲足矣何
事如曇鸞之訪求仙籍爲菩提流支所唾棄哉余之
所以祝兄者如此當兄掌衛進秩余有文奉贈敘閣
衛旃勝之詳識者謂可續王弼州錦衣志之後今之
祝兄推言其所以致壽者庶幾班氏論漢武之深旨
又弇州之所未及兄固精曉經義不以爲頌禱之常
詞而慙置之也

嘉定金氏壽讌序

余生之年爲萬曆壬午嘉定金子魚先生以是年舉于鄉旣而偕上公車晚年折輩行與交命其子爾宗爾支以執友事余當是時二子妙年夾侍順祥娟好之氣著見于顏面余顧而羨之子魚長德考終爾宗兄弟鏃礪各行家風蔚然未幾爾宗亦卒爾支值世亂不應科舉退而修布衣長者之行其婦唐孺人裙布操作饁畊偕隱丙申正月五十初度其子治文偕三弟舒雁行列奉觴上壽徵予言以當祝嘏之詞余嘗讀韓子之文敘其交于北平三世者眉目語言歷歷可以想見余之交于金氏亦三世矣以子魚當高山淡林以二子當鸞停鵠峙以諸孫當瑤環瑜珥之家兒則庶幾近之韓子年未耄老未四十年而哭北平之三世以爲悵恨今爾支年纔五十規言行矩歸朕長德室有晤言之婦家有競爽之子蘭錡如故箕裘日新今茲初度之日東都之遺老西園之故人相與越阡度陌酌酒上壽余旣耄老尤獲以紀羣舊交爲登堂燕喜之客視韓子之俛仰歎息者爲何如也斯亦可以進一觴也已昔者孟子論商周之際以爲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而班氏之賦西都則曰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

物類有學集 卷三十四
農服先疇之畎畝蓋故家舊德與國家運會相終始
論世者爲之盱衡太息久矣唯金氏遠有代序條葉
被澤保世滋大馴至于今日而詩書禮樂冠裳文物
之餘風猶有存者長筵既設壽觴斯舉客賦既醉主
稱未稀伐木之速諸父也大田之來婦子也假樂之
燕及朋友也欣欣焉衍衍焉洗爵奠斝獻酬卒事與
於斯燕者莫不脩容正顏以觀儒雅之會周餘黎民
屏營徬徨當饗而歎有泣下者夫朕後而知孟子班
氏之論爲不徒也已余嘗未教於嘉定之君子郵傳
震川之緒言以生辰爲壽之詞爲非古今于金氏之
壽讌推本其世德而因以追溯國家三百年故家喬
木鎬京豐水之盛事則亦庶幾學古之道諸君子如
可作不吾廢也是爲序

鄭士敬孝廉六十壽序

自萬曆末造迄今五十年吳中士大夫相率薄文藻
厲各行蘊義生風壇墀相望吳人爲之諺曰前有文
張後有鄭楊吳人士有名章徹多矣諺獨云云者龍
宗有鱗鳳集有角翼亦標舉其眉目云爾十年已來
諸君子墓艸載陳藏血已碧惟鄭君士敬如魯靈光
巋朕獨存斯則霜林之清喬儉歲之嘉穗也今年清

和之月士敬六十初度及門之士相與酌旨酒治脩
脯修承平故事具衣冠以稱觴而乞言于余余觀士
敬束脩鏃礪蔚爲國寶退而屏居教授洗心讀易俛
仰于天人理亂陰陽消息之際隱几抱膝不知老之
將至則余之爲士敬壽者誠無出于易矣需乾下坎
上乾健而遇坎險需而不躁故乾不陷于坎也士敬
之爲人也忠信以進德脩辭立誠以居業終日乾乾
之君子也乾而遇坎故需坎而不陷故有孚而亨吉
觀其象玩其占士敬當之矣初九之需于郊也其當
崇禎之盛觀光用賓之時邪乾可以上進矣而不進
坎在前也郊去坎雖遠違于國邑矣汲汲乎其習于
坎也同人之上九亦曰于郊无悔不若于野之亨也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陰陽不能相謀身之與世其皆
有密雲之象乎當闢門開窓之日母老顧養不聽徵
辟需之初九士敬以之九二之需于沙也曰小有言
則南遷捏柅謠詠憂讒之時也九三之需于泥也六
四之需于血也則井邑更改儉德辟難之時也馴至
于九五乾坎之會得中泥血之險旋釋君子居此何
所爲哉則惟有需于酒食以待三陽之進而已矣故
曰需須也君子以飲食燕樂夫飲食雖樂而豈君子

物類彙編卷二十四
三
之所有事也哉則今日之爲士敬壽者可知已矣軋
自需郊以往漸而近于坎小近則小傷大近則大傷
致寇則焚如突如需血則其血玄黃出而自穴則后
緡之自竇也以敬慎持之以順德從之三不以恃健
而玩坎四不以據險而拒軋恤恤乎湫乎攸乎敬慎
小心傾否返吉之道也坎之入于需也曰失道而凶
曰求出未得曰終兄功以祈乎尊酒簋貳之際難矣
需之免于坎也請以爲士敬壽五爲需主庀酒食以
揚來飲食以養陽象坎宴樂以養陽象軋陰陽和
之間油油祈有雲上于天之象焉鴻

漸于磐飲食衎衎漸之于干而磐也猶需之于血而
酒食也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過日中昃欲有需焉
其將能乎需之異于離也請以爲士敬壽雲之上于
天也必待其族而雨君子之飲食也必待其類聚而
宴樂今之魚魚雅雅舒雁行列進而稱壽士敬者殷
民周士聲氣訴合猶需之待族而雨也上六之爻有
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傳曰人三爲衆又曰莫
三人而迷需既極矣三客不待召而自來雲上于天
客召于敬求賢才以濟難皆不速之義也或曰士敬
有丈夫子五雄駿剛健亦三人之象也觀頤觀養王

用饗于岐山酒食貞吉之道備焉困之困于酒食也未濟之飲食需首也需之所不與也請以是爲士敬壽世之君子與于鄭氏之燕者玩軋坎之占歷涉泥之險于旅酬卒爵之時深思夫危平易傾亦要无咎之旨亦將當饗而歎愾朕于余言矣乎或有進曰需之終利涉大川往有功也需乎需乎其將需吉而終乎抑亦往而有功乎余老矣士敬以伐木之客連我不敢當也需之不與知敢知其往于其生辰爲壽也姑與之飲酒

王兆吉六十序

吾丈王君兆吉以名家碩儒射策發科筮仕銓司名行茂著國恤解綬賁于丘園鴻漸用儀休有譽處先是鄉人夢游記君子華嚴大典積有密因當廣揚撈濟末劫于是邀石林長老諸上善人作華嚴會書寫誦持歲有程要見聞隨喜欵狀從風矣闕逢敦牂嘉平之月甲子一周里之士友將往致祝而請余爲其詞余維古之人進不得行其志于天下則退而爲善于鄉夫以世法善其鄉君子尤勸爲之而况于以佛法唱導者乎佛說我滅度後能竊爲一人說法華經乃至一句當知是人則如來使如來所遣行如來

事夫以契經一句文竊爲人說其福德無量如是而况于九處十會四萬五千餘偈公狀廣說勸人持誦破微塵出經卷饒益衆生豈非如來與華嚴法會中遣來作使告報異生者乎此地業因弘多智眼滅想髑髏盛糞之魔民依虞山爲窟穴繼之以黃頭之邪宗紫姑之廁鬼蛇神狐妖更互梟亂鼓聾導盲牽挽墮坑落塹而莫能止也君外脩儒行內闕種智佛實使之以標正人天推折愚誣鄉人之夢正夢也雜華之因正因也用此地之因緣救此地之淪墜從地倒者還從地起此我佛善巧方便也一切衆生皆念生

地佛亦以報生地恩故多住舍田菩提而君之因緣能不種於此地乎吾聞菩薩住檀波羅蜜慈悲利益衆生若在一村一縣乃至一管一國是諸所攝衆生未來還爲眷屬皆生其國是諸施主卽于有因緣之國亦成正覺君今行此地現長者居士身以華嚴法界攝受此地衆生此經爲圓滿教一法纔起皆有眷屬隨生以是因緣報生地恩微果該因卽報卽理無可疑也嗟夫以世眼觀之君以精強弘濟之才當棟撓軸折之世甫仕而已未衰而退爲可歎也以佛眼觀之假衰退之機緣弘如綫之末法爲如來使行如

來事天之任君也大矣其成君也遠矣朕則君今日之稱壽也不已遼乎方山長者作華嚴論明淨土權實指第九第十是實淨土故知維摩惟心淨土卽華嚴法界十佛刹塵蓮花國佛土也此世界村落聚居一牛鳴地三界五濁隨境設化安知善財詢友隨順兩行覺城東際古佛廟前沃田海岸不卽在此地乎安知彌勒寶華樓閣無量莊嚴彈指開閉不卽在此樓閣中乎君子稱壽之日康強逢吉諦思積劫因緣燃燈炷香念佛念法爾時香雲花雨放光動地華藏世界海刹那涌現攝此土有緣衆生盡作微塵數蓮花眷屬區區世壽一息一曠四百生滅又何足以云乎諸士友合十指爪曰善哉自今以往生辰爲壽皆用清淨因緣迴向華嚴法界不復以世間燕飲微逐相娛樂也請自夫子之壽兆吉始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四終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五

序

白法長老八十壽序

昔者紫柏可大師以刻藏因緣付囑大弟子密藏開
公復長水楞嚴寺爲藏弄流通之所二公淪逝大業
中圯長老信州白法琮公仗緣藏事行密而智圓理
通而事固以精勤昭格人天以精嚴軌範僧徒以慈
悲平等攝受四衆所主雲興泉涌如幻建立爲法爲
經遺身耆事不惜頭目腦髓五十年如一日也酉戌
之交劫火焚如經坊淨場弓刀擊戛公曰吾以身殉

寺以寺殉經以經殉佛如火于稻葦不相捨言友則俱燼耳淨掃佛殿洞開經厨寶相琅函光影見昱擎爐炷香佛聲浩浩游騎隳突者靡不瞪瞞睥眦回翔引去經像保全退居紫柏院今年乙未公世壽八十矣蓋自大法垂秋魔強汰弱邪師橫民拈錫付拂抹殺教典胥天下浸淫風靡而吳越間爲甚彼固曰上上根人不應看教也脩法華法三昧證旋陀羅尼者非南岳天台乎弘法界觀者非文殊化身疏雜華者非華嚴菩薩乎龍樹授如來記破有無宗何以身入龍宮廣造諸論乎慈氏上昇之後何以徇無着之請

授八十行偈誦十七地經乎狂象相尋聾瞽交煽大鑿亦用外道譏訶紫柏遂以無師遣斥陵爨梟亂至此極矣佛滅後諸天自大迦葉佛法船欲破法燈欲滅從法人欲去行道入漸少惡人力轉盛當以大慈建立佛法紫柏師弟龍象蹴踏惟以流通正法爲能事灼知末法人根入邪見網無智盲冥應有今日也公于斯時遙承法藏之託悲愍淪墜心沒憂悔不得已而以慈心熏之以密德鎮之不立壇墀不集朋徒不延師匠人知公耆年宿德溫和平柔輒結粥飯侶修嬰兒行而不知其守法城續慧命以番朕一老當須

彌寸絲之任是爲荷擔如來重擔豈但紫柏之功臣
開公之善友哉昔洪覺範譏寧公僧史以永明爲
興福巖頭爲施身以覺範之賢豈猶以興福施身爲
下于習禪乎吾謂永明一心爲鏡萬善同歸此興福
之大者雖不言習禪可也今但以營福歸公斯不知
佛法已矣末法轉微惡人力盛將恐世界如墨穴而
晝夜大冥經法滅熄不待月光出世之後公幸少迴
願力多住世間如寶掌和上豈非末劫衆生之大幸
諸佛爲作七勸攝者乎余敬從四衆之後發誠實言
代諸天之啓請公應爲取相衆生熙怡一笑也

石林長老七十序

虞山踰繕那地伽藍相望中有真清淨僧好學多聞
習禪明律執白牙扇搖松枝柄爲我方外友者長老
石林源公一人而已大論言有四種僧有羞僧無羞
僧啞羊僧實僧今之僧皆第二第三種也身口不淨
不別好醜則無羞僧爲多舍利弗言僧有四不淨食
下口食仰口食方口食四維口食今僧食皆四不淨
也曲媚收勢通使四方巧言多求不淨活命則方口
食爲多公被服儒雅兼綜油素不畜盈長不招徒侶
雀喧鳩聚之衆非屏之也香巖水觀湛如而已蠅營

蟻羶之席非割之也菜食清齋泊如而已開堂付拂
近在鄰並朋徒歛集利養銜曜一燈暗晦阡陌迢朕
如觀劇戲如見博奕有諮問者破顏微笑而已歲在
乙未世壽七十古者德長年老謂之長老律中有二
十夏至四十夏爲上座五十夏已上一切沙門所尊
敬爲耆宿如是者非公不足以當之而余竊于公有
請也今世間人七十曰耆亦自稱爲老大以千歲寶
掌視之則亦驅鳥之歲耳古之名僧大士耆年宿德
表著四依者多矣趙州年一百二十八十方行脚則
七十已後正其整理腰包辦草鞋錢之日也西域戒

賢年一百有六始爲瑜伽等論授支那三藏則七十
上下正其遠承彌勒立法相大乘之日也李長者報
齡九十六著華嚴論終辭衆示寂則七八十之交正
其挂囊土龕造論釋經之日也若其軌範曩易信而
可尊者有二人焉晉之遠公梯航淨土年在桑榆執
經諷誦我吳越之傅公揭厲戒律冥齋行持鬼神隨
侍以世壽計之皆七十餘年易曰君子進德修業欲
及時也將使公爭強摘力爲塵勞拏攫之事乎則公
爲已老將使公護法利生爲莊嚴淨福之事乎則公
爲方壯朕則世固不應老而公亦不應以自老也我

聞一切衆生皆念生地佛以報生地恩故多住舍婆提偈公吾常熟人也于本生地講導同好律風孔扇號毘尼窟宅公繼偈而起報恩所生其以此土爲舍婆提也幸哉吾有望矣吾讀宋高僧傳敘偈公救虎之地曰海隅巫咸氏之遺壤招真治之舊墟古寺周圍不全坳垣而已間嘗與公撫陳迹之荒涼歎寧公之筆妙俛俯人代流連太息居今之世道法熹微鏃虎之毒箭滋深覆肩之條衣永墮耆年宿德人天所仰撈晏濟非公而誰公可以幡狀而起矣余犬馬之齒長公四年公蓋爲偈之後身余忝昔之同好故于其降誕之祝率此土衆生共啓請焉抑又聞之佛法五百年而一興法運將隆宗鏡再闢漢東粟散之邦涌現爲蓮華佛國余固尚父之耳孫也願與公炷香佛前翹勤以俟以斯文爲告報焉其可也

壽量頌爲退和尚稱壽

歲在甲辰靈巖退翁和尚俗歲六十其誕辰爲二月初八日緇白四衆胥炷香稱壽致千歲寶掌之祝東澗居士錢謙益合十而言曰生辰爲壽俗禮也如來用二諦說法不捨俗諦和尚旣示現有身示現壽相今茲四衆如竹麻稻葦歡喜贊歎異口同音以飾眼

觀之皆與實相不相違背是諸人等應以壽者身得
度者卽現壽者身而爲說法何爲而不可我觀和尚
是身如鏡中像見坐道場如水中月寒灰稿木不起
于坐而法音如雷如霆慧辯如雲如雨固非各句文
身可得而模畫也我佛世尊演大華嚴至第七會說
如來壽量品娑婆世界佛剎一劫乃至最後世界各
以前位一劫爲後會一晝夜意明佛地實報稱性之
壽無盡無邊但于剎那時內安立第三周圓彰法界
總不出此一剎那際法界之果以是證知和尚晏坐
法堂現長壽相受人天供緇白四眾頂禮膜拜東澗
老人哆哆和和隨喜稱贊皆在華嚴法界普光明殿
根本智中于此薦得當有不離各句文身迢朕得度
者乃依若般四句及西方三啓之制炳香佛前焚香
作禮而祝頌曰

東震旦國中有大比丘僧六座大道場手提正法印
聲聞過十方厥有多名號晚坐靈巖山其號曰退翁
翁生族姓家宿具大根器器宇儼如王如龍復如象
三界大牢獄名利作韁鎖如獐能獨跳擺脫不回頭
大法垂像末師絃久絕響一器貯蚊蚋鳴嘍聲啾啾
獨于諸方中最所不肯者決擇而委身不傍他門戶

辟如火聚其中有刀山投身入其中清淨得三昧
又如百尺樓一躍至地底毳褥重鋪舒軟煖獲自在
以此勇猛力沒海求寶珠口吞三世佛豈但過于師
從上諸佛祖放身失命處解衣自盤礴從容而笑語
或穿糞垢衣岩居不見佛或受錠椎擯處處皆文殊
或罵恒河神懺謝呼小婢或聞天浴樂起舞如狂醉
或拈一瓣香依位而禮拜或于推車次碾損阿師脚
或說木叉戒岳神來皈依或掉一葉船翻身入水去
或握水中蛇道是曹家女或弄村師子眉眼一齊動
擊杖復打鼓種種諸幻事石人生男女偃師招手戲

初僧鼻頭長古佛舌頭短只將一莖毛橫豎都穿却
一千七百則爛如內通串三玄三要門况是掌中果
高踞曲盃牀千偈及半偈如激水成浪如搖筴得風
又如虫食木屈曲成文句如阿羅脩瑟妙音自欣作
座下獅子兒落地氣食牛多聞富檀釀綺辨翻布穀
箭鋒一撐柱鞭影俄入心靡不拽禪牀分身豎拂子
亦有靈利漢貶眼却知有過江見德山即便橫趨去
宗風旣乍振末法魔熾狀天以惡濁劫歷試發真者
七日並時出毗藍風復吹猛燄燒梵天山王皆拍碎
三災少滅息禪魔取次興榮名兼利養鈞牽爲霜砲

泥金倒薤書輝煌蔽山谷伽陀騰沸唇軍持換服匿
雙林一畝宮拉邏旋欲倒魔外盡拊手此中獨晏如
束肚三條篋隨手七條衣祀天自崩墮坦腹有我在
天高明星出夜緩鐘漏轉香消燭拚時魔嬈復安在
八部長冥護四流咸歸仰晚坐靈巖山巋朕大導師
六十始稱壽世界爲小年卽現壽者身而爲說妙法
我觀翁誕辰驚爆人天衆世出世間法此事甚希有
右面張天覺左面裴公美夾立稱弟兄屹如兩金剛
繞座克家子穿破鎖口關藏頭及海頭諸方敢狐假
坐斷石頭路莫笑老古椎是諸人眉眼各有退翁在
旋觀士大夫在家出家衆乃至負販人兒童翁婦孺
蠡涌祈長年請翁長駐世剗心嘔肺肝各以有所祝
或以文字祝結習綺麗句筆雲吐光明各各一退翁
或以口語祝梵音楚夏聲音叶海潮各各一退翁
或以焚香祝妙香炳八分香雲覆寶網各各一退翁
一人百千人一多各變現一一身雲中各有退翁在
而彼退翁者晏坐方丈中燕寢凝清香但有出入息
老人在衆中瞪目視退翁亦復隨大衆歡喜共讚歎
回旋觀海衆退翁無不在耳目旋替亂口吐不能合
我緇華嚴經具知佛壽量以一日爲日最後不可說

而皆于法界剎那中安立以故第七會演說壽量品
仍在根本智普光明殿裏心王爲說主心智自在故
今欲談壽量壽量不可說欲知智境界彌勒樓閣是
試問此樓閣若是彌勒住如何善才見却從別山來
若云此樓閣卽非彌勒住如何一彈指樓閣門盡開
樓閣從何來亦復何處去此一位問答迄今義未了
饒他幻龍雨展轉諸法喻還請明眼人再拈一活句
今此靈巖山樓閣具莊嚴退翁住其中大衆共圍繞
若言樓閣中畢竟有彌勒安知有彌勒不從別山來
應知此世界總在蓮花藏佛身佛劫土重重相包裹

此山重遮掩涌現好樓閣林木奏梵音宣說第一義
退翁與多人一身一多身居朕唱十方重重見主伴
龍華莊嚴時人壽八萬歲于此道場中不出剎那頂
是爲真壽量是爲真法界心王菩薩說我說亦如是
我若雙拳葉墜落八難輪忽朕心花開援筆作是頌
法筵諸清衆齊聲歎奇哉聾啞會說法是事亦希有
響展廊下跡香風吹雲衣齋厨壽麩熟且留飽噉去

梁母吳太夫人壽序

梁母吳太夫人者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少保真定
梁公之子婦今備兵使者慎可之母而少宰司馬之

祖母從祖母也少保爲隆萬宗臣勛勒彝鼎流光積
慶詒厥後昆太夫人令妻壽母事育數世子姓羣從
携嬰坐膝者已皆擁節旄紆青紫金魚玉佩扶持左
右瑤環瑜珥茁長堦除太夫人踰九望百副禕而臨
之文駟彫軒往來有秩虎齒戴勝擘如真仙盛矣哉
吉祥善事頌圖所希觀也唐李肇記近代衣冠婦人
之貴無如苗夫人父太師也舅張河東也夫延賞子
弘靖也子壻韋太尉也太夫人庶幾近之而孫枝秀
發壽考方至則又未易更僕數也丁亥之歲余坐飲
章急徵婦河東氏匍匐從行獄急寄孥于梁氏太夫
人命慎可卜彫陵庄以居慎可杜夫人酒脯糗糒勞
問繹絡太夫人戒車出饗先期使姆致命請以姑姊
妹之禮見賓三辭不得命翼日太夫人盛服將事正
席執爵再拜杜夫人以下皆拜賓答拜踐席杜夫人
以下以次拜太夫人介婦以降復以次拜乃就位凡
進食進餼太夫人親饋賓執食興辭狀後坐沃洗卒
解禮如初太夫人八十高矣自初筵逮執燭強力無
怠容少宰諸夫人踧躅相杜夫人執事無僂言無偕
立貫魚舒雁肅拜而後退余聞婦言奉手拱立未得
身爲輝胞于是乎觀禮焉又十年丁酉太夫人壽九

十設帨之辰鋪几筵考鐘鼓庭實玉帛儀物當應古
太饗狀其獻酬酌酢三終百拜禮成樂備于往者之
賓筵固可概見也夫以祖功宗德歷祀三百蓼蕭行
葦周道四達而後扶風馮翊之間乃有梁氏以孝慈
仁正師範六宮關雎鵲巢釐爾士女而後珩璜琚瑀
之德鍾美于太夫人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今茲
燕喜陳薦俎豆序禮樂肅雝敬和順氣成象其在宗
廟之中閨門之內乎昔者孟子序殷德必舉故家遺
俗班氏賦漢京必先舊德高曾今吾觀梁氏于喬木
見百年之澤焉于豐芭見百世之仁焉于綸狄鞠裳
魚軒重錦見三代之服物焉其不徒以荷天休受介
福顯榮光寵如李肇所云也垣雲吳水相去三千里
江村夫婦挈瓦盆酌新酒扶抱携嬰望拜遙祝稱太
夫人福履萬年而侑之以介壽之辭其大指則用以
述家慶本國祥庶幾採諸聲詩昭于彤管不敢以文
是爲序

聞母鄒太君七十序

聞元亮之母鄒太君者吾友子將之配孟陽之妹也
余往游武林游于兩君聞太君風範甚備元亮長與
案等耳今年再過湖上太君壽逾七十矣子將孟陽

墓將久宿元亮頽狀玉立疆學勵志已爲老成人世
界滄桑湖山間舊游往跡邈狀如威音龍漢在窮塵
歷劫之間而聞氏母子猶得以高堂暇豫稱觴燕喜
衰老殘生俛仰今昔未嘗不爲忻狀以喜愾狀以悲
也元亮自愧身爲書生居隱畏約不能拾取富貴顯
榮其母再拜乞言于余有不能舍狀者余告之曰子
之求悅乎親內顧而不舍狀其中必有所不足而
其于外不能無所待夫其所謂不足者何也貧也賤
也布素而菽水也其所謂有待者何也富貴也功名
也鼎養而鍾食也子不見世之炎炎者乎赫赫者乎
高臺傾矣曲池平矣華堂便房牛溲馬矢平填其中
而高墳大闕摸金發丘交臂其間矣子有環堵之宮
蓬蒿之室奉先人之春秋供慈母之伏臘惟貧故得
以長安惟賤故得以相守也子之有不足者何也子
不見今之炎炎者乎赫赫者乎朝而射策矣夕而拜
官矣馳驅戎馬之場牽率炎瘁之區北山之憂無從
著之詠歌而北堂之思不敢形諸夢寐子有膝下之
樂尸饗之養望不及于倚閭恩不事于搯臂富貴所
不能假功名所不與易也子之有待者何也子奉鄒
魯之訓爲南陔之孝子異糗宿肉潔晨食而豐夕膳

太君修竺乾之法爲西土之善女香燈禪版撫兒女而樂團圓仁風藹朕善氣郁朕一以爲德門一以爲樂國吾不憂子今日之事親有替于他日而惟恐子他日之奉親有加于今日也在吾子勉之而已矣昔者穎封人之有母遺也介子推之以母隱也君子皆稱之伐許之役封人以先登招子都之射其爲母遺也已慎矣綿上之事子推以誰慙介山之焚其爲偕隱也已苦矣功名富貴前驅後阱古之才人志士不克解免有遺憾于母子之間者亦多矣而吾豈爲子願之乎元亮拜而起曰善哉談也願終身守此言也謹書之以爲序時上章因敦十一月初五日東風初動梅蕊未開已有香氣東澗老人錢謙益試雞手筆題

遠山夫人四十初度頌并序

重光赤奮若之歲文水梅公李公之佳耦遠山夫人四十初度端陽前二日其誕辰也縉紳學士從梅公游者相率謀舉觴稱壽旅進致辭者三夫人三辭焉其初致辭者曰夫人發祥天族毓秀金枝教本公宮占應歸妹國家關雎麟趾分條布葉鍾美於茲詩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請歌之以爲壽夫人曰噫紫宮

烈焰朱邸沉灰紅袖登車青門爲庶微福假靈免擠
溝壑懼猶不足而又何樂乎敢固辭其再致辭者曰
夫人韶情絕世言成文章風雲起于行間珠玉生于
字裏旣云禮宗亦稱文府詩曰彤管有煒悅懌女美
請歌之以爲壽夫人曰噫無非無儀內言不出書樓
之歌曰不服大夫勝婦人非窈窕之則也靜女之褒
未敢聞命其三致詞者曰夫人四行能備五福渾圓
有舉案齊眉之恭有引繩束髮之節和鳴百世翟萼
兩朝詩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請歌之以爲壽夫人
曰噫漆室歎魯婆緯恤周吾亦聞于女史矣縞衣綦
巾聊樂我員蓬髮歷齒何慚兒于吾志在下泉之四
章矣鵲巢之起家駟頌之受祉竊以爲肄業及之也
致頌者皆不得命遷延負牆而退梅公扁舟來訪江
村以其言告蒙叟叟曰吾聞江西故多女仙顏魯公
謂麻姑發跡仙壇花姑表異井山非地氣殊異山川
炳靈則曷由徽懿流光若此之盛而不言得通之所
以及觀墉城集仙錄則知孝道明王以真訣授謹母
謹母以授吳猛許遜淨明忠孝之宗實稟承于此而
豫章之旰母則又得度于許者也真誥記易遷館舍
貞臺二宮皆女子之宮此女子皆世有仁行令聞已

得道者隸太元東宮中朕則女仙得道非由山川地氣亦可知矣夫人有季女淑慎其身雞鳴儆戒彘險不二豈非孝道之法豫章人世世行之者今將嘿授于夫人與爲吳許之師則謹母也爲吳許之徒則軒母也爲易遷含真之侶則仁行令聞之女子也于日中爲仙王于月中爲明王于斗中爲孝弟王此孝道之宗天真所盟授者也以此稱壽壽孰如之彼三人者之致詞也雖極其青黃黼黻不過朝華日及耳靈妃顧我笑燦朕啓玉齒寧可幾哉夫人聞而喜曰樵陽石函之籍虞山學士有顯記焉我不敢希謹母請效盱母採花擷草以奉夫子于是梅公之從子石臺使君命余次其語爲夫人獻一觴而系以頌曰

彼美淑姬璿源自天駐近銀河鍾山玉田仙李盤根棗脩告虔團扇短什上計斯篇婦人居二男子孰先金鑠不銷玉焚彌堅蘭閨如故鞠衣儼朕魚軒燦爛鳳毛踟躕乃屈令節乃列長筵殺有折俎樂有宮懸蒙叟獻壽度彼羣賢巍巍揚許領袖高京京枵星紀分領山川孝道真宗謹母所傳豫章奕葉盱母蟬連廟柏拂地龍沙蜿蜒靜女其變上應星躔麻姑連袂花姑比肩望林濯景含真易遷象服凝塵鸞紙聚羶

物齋存學集 卷三十五
三
雕軒文駟歛如雲烟夫人頷頤斯言不愆叟亦斟雉
以嗣老籤油囊之酒燭夜相延滿引稱觴一笑百年

華母龔夫人八十壽序

古無生辰爲壽之文而近世滋甚凡壽考燕喜之家
親知故舊相與考德頌美列名徵詞無慮數十人詩
文之傳遽而至者無慮數百篇旣而請者與作者各
不相仞不復知爲誰某此流俗之最可笑者也壬寅
正月華渚方雷之母龔夫人春秋八十吳趨士大夫
徵予爲稱壽之文者凡十人皆當世雄駿君子非猶
夫世之牽聯尺幅者也其言曰某等文質無底不敢
以質倬史惟是夫人甲午六十奉觴授簡載在家乘
者其文與其人班班可攷也敢藉手以告彤管余盛
朕受命合而徵之夫人之事父也扶老分甘使其父
無淳于公無男之歎爲孝女夫人之相夫也闔門以
安遠游織紵以庀婚嫁使其夫食貧屏貴老不降志
爲令妻夫人之育子也警之以機緣勉之以樞軸鏃
礪之以引衽攘捲俾諸兒纘言居業蔚爲聞儒爲賢
母凡此皆頌圖之美談清喬之芳躅也而余之區則
風烈以爲信而有徵者則亦唯甲午稱壽之諸君子
其人與其文在夫所謂諸君子非清江新安練川雲

間與吳門之孝秀板蕩之秋橫身而并命者乎當先
帝之末年諸君子游光揚聲在玉衡金鐘之間權門
要津熏天炙手者曾不能捨其咳唾顧納履于華氏
之門舒雁行列稱通家子弟捧手曲跪洗爵致詞青
裙白髮之老母闔門而踐 襪衫席帽之書生離立
而獻酌非夫人母子何以致是哉三辰爲位九嬰並
作諸君者旣已剖心納肝藏血化碧追龍胡而沉魚
腹矣于是華子以白華潔白之身偕今日遺臣故老
爲夫人稱八十觴夫人張燈顧燭追思諸君子絳衣
法冠雁行稱壽鬚眉形影顯顯狀在杯竿間停觴輟
樂黯狀欲涕者久之于是與于華氏之燕卒事而退
者靡不有忠孝惻怛回翔躑躅之思焉嗟夫母子之
道交相成也潘安仁之養母有輕軒板輿之奉而授
分白首母訓無聞焉則母未必能成其子穎考叔之
母遺有錫類施及之名而螯弧先登其身不免焉則
子亦不能無憂于其母華子有良才郡守議修郡志
人謂華子是誠在子華子不言而有憂色夫人語之
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汝之業其在楊之水之篇
乎華子于是欣欣受命囊書櫝筆鍵戶而不出母子
之相成如是此則余之所知而樂爲道之者也

吳門袁母吳氏旌節頌十章并序

有明萬曆四十二年甲寅吳縣民袁應詔物故妻袁氏年二十九歲生二男子駿三歲孺一歲母家欲奪其志尅面務耳與孤存亡駿稍長傭書以養母人稱袁孝子今歲癸卯吳年八十駿徧走學士大夫請乞詩文煌煌乎盈門塞屋俛仰周覽喟朕歎息往余待罪國史巡按御史巡方竟條列所部旌表孝義節婦若干人上史館史官藏弄編諸寔錄比于天潢玉牒其崇重如此二祖開天孝慈仁孝茂著陰教神廟以孝治天下仁聖慈聖兩宮叶德當此之時爲臣忠爲

子孝爲婦貞反是則爲怪民惡物光天之下不得見形影焉袁母生神廟初服守節在其末年涵養太和依倚名教柳子銘安豐孝門所謂孝理神化陰中其心而克致斯事者袁母當之矣昔者二南之化遠被江漢之役兪且美賢才之衆多麟趾言公子之信厚騶虞歎國君之仁心而詩人詠歌風始舉歸于文王后妃今于袁母盛稱其艱貞荼苦抗跡圖史而不復歸美于國家豈知本者哉旌門之制昉于三代而大備于唐世道交喪匹庶賤陋感慨立節者不得以與被斯典文人惇史能以尺驥寸管與朝廷表敬風厲

之權爭其久近劉氏列女傳盡古佩服而顯頌于像
側者其人與青簡俱在也敢竊取斯義作爲頌詩其
大指則主于宣聖化裨國典匪袁母一門是爲世有
歐陽公者出傳王凝妻李氏于五代喪亂之際將以
余言爲徵頌曰

維皇建極天保定爾升中告成垂三百祀六宮肅雝
三光順軌普天率土漢廣江汜地名甄胄城曰闔
廬郊原絃歌闐闐詩書哀哀寡婦孤窮拮据誰謂天
高荼苦獨余髮鬢截青箕笑政素以我糟糠充彼
乳哺流渾皆血飲泣斯軀長夜不哭清晨如暮饑

寒煎偏喪亂游臻綿邈歲時如歷劫塵溫溫凱風長
養棘薪搯臂不呼飛乳猶新乃躋耄年乃錫眉壽
青衫縞裳鮮眸皓首金章玉軸錯列戶牖夢夢斯世
咸曰希有母拜稽首天咫非遙一寡婦人介恃聖
朝陽春嫗育寸草惟天敢云蓬泉不鏤而彫人言
是母韋哉有子胼手禿毫以供箸庀母曰子予聖世
齟齬永言函載視汝十指崇臺雙闕自古在昔樹
之風聲表厥里宅惟此宇宙風聲所積節孝不存軋
坤乃坼於皇盛世崇獎節孝蕉園是徵漆書有詔
露屋草茅濡染德教楷柱桑海砥礪蓬藿舊史作

牧齋有學集 卷二十六
頌源大流長 媿周太師頌美文 王史失求野 誰嗣歐
陽咨爾臣庶 勿悞勿忘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六

記

述古堂記

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注言老
彭不一包咸曰老彭商賢大夫卽彭祖也王肅曰老
老聃彭彭祖也夫子稱老彭目其老壽記其封困老
彭卽彭祖審矣邢昺曰一云卽老子也所據者世本
史記也世本云姓籛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
下史史記曰周守藏室之史也又曰老子爲柱下史
老彭老子非一人而何考諸經傳無彭祖述古之文

而夫子答曾子問一曰吾聞諸老聃再曰吾聞諸老聃論語竊比之老彭卽禮記問禮之老聃初無二人斷可知也然而應世之跡條然殊異在堯時則爲顓頊之玄孫歷虞夏至商末而往流沙年八百而壽未終史所謂受封彭城殷末世而滅者是也旣而復出于周世爲柱下史見周之衰復出關往流沙史言百有六十餘歲或二百餘歲者是也此一人者虞夏商周之際神奇幻化出沒無常吾夫子旣目擊而覲承之矣于述古則曰老彭于問禮則曰老聃一人而兩稱之所以志也此文之互見者也吾錢固錢後人也

頃有事世譜援據世本以釐正包王之文自謂可信不誣族孫曾字遵王冀除厥父室廬讀書其中以新堂來請名余遂名之曰子有志學古請言吾錢氏之古虞夏邈矣自殷迄周世守藏室周公史佚與魯公伯禽之事如磬欵相接也吾夫子之問禮也一乘車兩馬一豎子自魯過周弗告勞也繙十二經以說中之以一言曰太謾弗置辨也助祭于巷黨而日食呼而咄之曰丘止柩反葬而後敢問也易象春秋在魯與丘明乘而觀書於周史端門之命須此而告備也故曰好古敏以求之又曰所不知者丘蓋闕如輓近

世末學小生矜蟲刻鬪雞距驚而相告狠而相非東方作矣而臚傳不已不亦悲乎考吾先王之大宗彭祖至于余九十五世而子又加三矣遺經舊史不與古人俱往者儼然在此堂也以余之老耄猶將羹墻仰止朝夕陳拜而况子少壯努力者乎昔之以述古名堂者有矣習于錢之故數祖典遵聖謨考德問業莫斯堂宜也謹書之以爲記俾刻石陷置壁間而余亦將遊息于斯以交儆焉

黃氏千頃齋藏書記

戊子之秋余頌繁金陵方有采詩之役從人借書林古度曰晉江黃明立先生之仲子守其父書甚富賢而有文盍假諸余于是從仲子借書得盡閱本朝詩文之未見者于是嘆仲子之賢而幸明立之有後也仲子來告我曰虞稷之先人少好讀書老而彌篤自爲舉子以迄學宮修脯所入衣食所餘未嘗不以市書也寢食坐臥晏居行役未嘗一息廢書也喪亂之後閉關讀易箋注數改丹鉛雜然易簣之前手未嘗釋卷帙也藏書千頃齋中約六萬餘卷余小子褻聚而附益之又不下數千卷惟夫子之于書有同好也得一言以記之庶幾劫灰之後吾父子之名與此書

猶在人間也嗚呼往古無論矣自有宋迄今五百餘載館閣秘書存亡聚散之跡可按而數也自金元之破汲三館之書載而之北建炎中興書之聚臨安者不減東都伯顏南下試朱清張瑄海運之議又載而之北大將軍中山王之北伐也盡收奎章內府圖籍徙而之南北平之鼎既定則又輦而之北以二祖之聖學仁宣之右文訪求遺書申命史館歲積代累二百有餘載一旦突如焚如消沉于闖賊之一炬內閣之書盡矣而內府秘殿之藏如故也煨燼之餘繼以狼籍舉凡珠囊玉笈丹書綠字梯几之橫陳乙夜之

進御者用以汗牛馬製駱駝蹈泥沙籍糞土求其化爲飛塵蕩爲烈焰而不可得自有喪亂以來載籍之厄未之有也今晉江黃氏顧能父子藏書及于再世一畝之宮環堵之室充棟宇而溢札杵者係全于劫火洞然之後豈不難哉海內藏書之富莫先于諸藩今秦晉蜀趙燿矣周藩之竹居寧藩之鬱儀家藏與天府埒今皆無尺蹠片紙矣汶洛齊楚之間士大夫之所藏又可知也黃氏之書儼然無恙則豈非居福德之地有神物呵護而能若是與古書之放失久矣莆陽曾裔雲在史館親見謝承後漢書爲德清少師

物類有學集 卷二十六 四
攜去余問之其後人不可得富順熊南沙爲文言有
桓譚餘論屬直指使者訪之而不可得慶陽李司寇
家有西夏實錄其子孔度屢見許而不可得兵火焚
掠彌亘四方今之奇書秘冊灰飛烟滅又不知其幾
何也世變凌遲人間之圖書典記日就漸滅今日之
流傳委巷冊兔園者覆醬瓿者安知異日不以爲酉
陽之典而羽陵之蠹乎然則黃氏之書積之固難而
藏之亦不易固未可以苟然而已也傳不云乎君其
備禦三隣慎守寶矣人有千金之產局鏹緘際汲汲
焉惟畏藏是懼而况千萬卷乎

西田記

西田者太倉王奉常遜之之別墅也出太倉西門郊
牧之間隩隈表裏沙丘邐迤疇平如陸岸墳如防瓜
田錯互荳籬映望襖挂門苓箬緣路水南雲北迥
異人間游塵市囂不屏而絕西田之風土也廣平百
里却望極目玉山東南虞山西北若前而揖若背而
負日落霞起日降水升歸室屬連倒影薄射西田之
景物也娛賓之堂顏曰農慶秋原煦煦農務告作饁
婦在田農歌滿耳主人取以明農而親禾稼也燕處
之菴顏曰稻香琴書橫陳花藥分列凝塵蔽榻燕寢

物類不學集 卷二十六 五
凝香主人取以清齋而晏晦也越長隄而西菰蒲蔽
虧鳧鴨凌亂清潭瀉空秀木漏日有霞外之閣以覽
落日有錦鏡之亭以俯遠水又折而西西廬在焉中
祠純陽法筵精潔旁繪屋壁粉本蕭疎啓東軒則婁
江如鏡面北窓則虞山如障顏之曰垂絲千尺曰綠
盡而西廬之事窮客遊西田者以謂江岸縈迴柴門
不正誅茅覆宇丹雘罕加竹屋繩床類岩穴之結構
牛欄蟹舍胥江村之物色主人却謝朝簪息機雲壑
箕裘日新蘭綺如故夙世詞客前身畫師擅輞水欽
湖之樂謝三年一病之苦杖履盈門漉囊接席無朝

非花靡夕不月此則主人之樂而西田之所以勝也
客有曰子知主人之樂矣未知主人之憂家世相韓
身居法從宸章昭回行馬交互大田卒獲寧無周京
離黍之思嘉賓高會或有青門種瓜之感續方叔名
園之記懷歎盛衰詠右丞秋槐之詩留連圖畫子非
主人也亦焉知主人之樂乎客以其言告蒙叟蒙叟
笑曰吾聞之生住異滅惟一夢心有作夢窗下者夢
窗非無窗夢非有安得以夢中建立爲主人之樂乎
有覺眠一堂者覺者之堂卽眠者之堂安得以夢外
遷改爲主人之憂乎三災起時壞劫不至四禪西田

一畝之宮劫火返銷兵輪遠屏此世界中之四禪也
舍利弗不能見佛土嚴淨螺髻梵王見如自在天宮
主人通西方觀經妙達圓淨如佛所言或有佛土以
園觀臺觀而作佛事安知此土非寂光土於四土中
示現華觀沉灰瓊臺驟雨如夢中事豈足問哉西田
落成會奉常六十始壽羣公屬予言張之余未游西
田于其勝未能詳也聊約夢語以爲記重光單闕之
歲中秋二十日

蓮蕊樓記

黃子子羽要陸兄孟鳧過余而請曰翼也游二夫子
之門三十年矣少年善病望強仕如湖耆明年六十
矣牽絲州邑幸不獲罪吏民成都劫灰安吉餘燼仗
佛力以無恙亂後還沙溪故居不自意亂而得免免
而得歸不罄餘年修淨業以西方爲大歸茫茫三界
長爲旅人不亦悲乎築小樓三楹持誦晏息常聞人
心內辨正八和合爲蓮華心華自然開自見佛又此
花含蕊寶池視行人勤惰以爲敷萎顏其室曰蓮蕊
所以志也唯夫子爲之記昕夕觀覽庸以鞭退策進
如天鼓焉敢固以請孟鳧病助之請益力無何遂厭
世而去信人世之不可把玩也乃泫然執筆而爲之

物齋有學集 卷二十六
記記曰余少讀淨名經隨其心淨則佛土淨欲求淨
土當淨其心竊疑其少異西方往生之說已而觀李
長者論淨土權寔謂阿彌陀淨土爲取相凡夫少分
心淨者說則又疑已而觀曹溪大鑒極論目前西方
以東西比量罪福則又疑此二大士者證明淨名唯
心何以若是諦決而于往生法門幾欲盡捨舟筏也
哉晚讀十六觀經考論九品往生喟然嘆曰嗟乎吾
儕生此世間正天台所謂悠悠凡夫耳今夫愚夫村
媪顛蒙渾沌撒豆念佛卽豆是佛畫圖圈念佛卽圈
是佛無少聞見無少知解彼且不知有心何不淨之

有下品衆生備造四重垂死若逼心力猛利如矢離
弦如象解鞵此之爲心淨不可言而况于不淨乎唯
是悠悠凡夫道胎薄煖識厚名包利褻身蓋世纏黑
白淨染種種和合擇便利則以持名爲捷徑避罪業
則以西方爲逋藪鼎鼎百年悠悠願力專不若凡愚
猛不迨惡逆以少福德因緣求生彼國則亦無怪乎
其背馳矣維摩居士灼知末世多此人根破除取相
闡示惟心淨土方山曹溪不惜橫豎鈎貫證明其說
曹溪曰東方人有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有罪念
佛求生何國直指人心與佛語函蓋相應而或者曰

破淨土也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禪是亦爲破
六度也而可乎知惟心淨土徹上徹下之宗旨則知
阿彌陀極樂淨土是實非權無量壽十六觀淨土是
實非權淨名中佛足指按地所現淨土是實非權方
山明十種淨土是實非權曹溪欲與目前諸人移西
方于刹那亦是實非權淨名爲一車方山曹溪爲二
輪運載行人攝歸念佛淨土一門豈有他哉子羽行
安節和天資近道晚而歸心淨業殆亦宿世受熏如
染香人身有香氣吾知香光三昧去子不遠矣昔齊
鄴中有真玉師者誓生安養聞東方有蓮花佛國乃
曰人盡西奔一無東慕一無東慕諸佛淨土豈限方
隅遂發願求生彼國斯亦往生之導師也今爲淨土
師者礎雖於淨名不相和會久矣吾懼學者之束于
其說也因推言之以廣子羽之意

雲陽草堂記

顧子云美卜居于雲巖之陽所謂塔影園者讀書尙
志撫今懷古讀後漢宣秉傳論其世而知其人穆然
太息顏其三間之屋曰雲陽草堂而請予爲記余學
佛之人也少覽二史習炎劉新莽之故茫茫如積劫
事都不記憶云美所以名堂之意未能析也云美之

居去雲巖一牛鳴地入寺門平石穹然晉生公說法處也生公欲證明闡提佛性聚頑石演說妙義石爲點頭儒者河漢其言以爲無有夫石猶能言儒者之所知也石無口能言石有頭獨不能點與類萬物之情而通其變石可以生人人亦可以化石獨何疑于聽法與吾嘗讀列子書感北山愚公之事生公說法見擯列石聚講愚公移山之類也已而爲石說法石爲移聽化冥礦爲講徒則亦有操蛇之神患愚公之偏而助之也古之勞人志士其圖事也多迂而無當其謀身也每拙而無所之孤行單栖傍徨孑孓往往

遙結契于千百世而高自附于古人舉世之人見不越晦朔智不出口耳聞點石移山之說未有不揶揄手笑者也而又何怪與嘗試與子登于人之座俯仰流覽一紀之內光景亦屢遷矣方升平盛際游冶駢闐粉綠雜選歌管交加絲肉匝匝當此時也山容嬋娟雲衣戍削若迎而笑若却而舞者非斯石也耶喪亂之後烽烟蔽虧弓刀戛擊遊騎塵腥清嘉兩絕當此時也金虎削芒劒池涸流若病而暗若悲而噎者非斯石也耶斯石之能點頭也與其能言也吾與子旣目睹而耳聆之矣顧猶流觀炎漢佇想于巨公兩

物齋有學集 卷二十六
龔欲起塵沙不可知之人揖讓其間豈唯愚公掩口
能無爲生臺頑石所竊笑與云美曰善哉請書而勒
之石須石之果能言也馳以告於夫子遂序次其言
作雲陽草堂記

竹谿草堂記

去寶應百里而近射陽湖之東竹溪草堂在焉李子
素臣所卜築也濱湖之地平田息壤規方數千里有
潮汐以聚其氣有沮洳以流其惡有稻蟹魚菱以脂
其膏風迴水襲土沃民淳堂之所宮宅也堂枕箕山
之隈箕山墮山也蜿蜒奔屬下飲于湖堂依山架構

房廊迴複亭池高下山若委蛇盤折以相映望湖光
山色錯互穿漏窗櫺几席依約浮動灌木千章榆柳
雜蔭修竹萬竿烟啼露壓此谿堂之所由名也李子
薄游燕趙憑弔陵市毀車束馬結隱挫名覽斯山也
陵阜延亘草木蒙籠部婁隱蔽豈其上有許由冢乎
臨斯湖也朝而浴日焉夕而浴月焉咸池丹淵猶在
吾池沼乎長竿切玉明竿四照撫 母于龍材拂霜
根之稚子將無湘淚猶班而嶰管未艾乎佳日清陰
攤書雜誦天寒日暮倚薄長吟山陽之巨源慚其把
臂東海之巢父終焉掉頭斯所以風世五君接響六

逸者也嗟夫此世中洞天福地去人間不遠羽人之
丘君子之國亦猶是桑麻鷄犬之區也往者舟車南
北渡長淮浮甃湖疏觀其流泉夕陽意必有神臯周
原藏育其中今果然矣燕南陲趙北際中間如礪可
避世者公孫瓚之五樓也仇池之穴潛通小有氏羌
之所竊據也佛言世間深山曠野聖道場地世間籠
人所不能見安知窪下之壤蛙黽之居非造物所秘
恤以詔世之靈人開士耶一間茅屋送老白雲吾將
從李子授一廛爲菟裘焉而先爲之記俾朱書刻之
竹節他日杖藜欵門或如張薦逃匿竹中不我見也
則此文爲徵乙未嘉平月記

舫閣記

黃子甫及謝監軍事退居淮安于其廳事之左架構
爲小樓顏之曰舫閣而請余爲記余嘗登斯閣矣縱
不能二十笏橫半之小窻如竇上有拱斗橫跨客皆
容頭俯躬墊中就坐此亦閣之最狹小者也淮爲南
北孔道使車游展過訪黃子者未嘗不攝衣登閣履
齒相躡皆相與撫塵拂几飲酒賦詩如高齋砥室流
連而不忍去嘗試穴窻啓櫺俯而視之頽宮之尊嚴
制府之雄傑民居如櫛屋瓦欲流未嘗不攢簇離立

于牖隙也旋而觀之淮陰垂釣之水漂母之祠跨下
之橋遺跡歷然欄檻之下可指而數也又遙而矚之
長淮奔流泗水迴復芒碭雲起之地鍾離龍飛之鄉
山河雲物客散焚香晏坐靜觀斯閣中坐客喧闐游
目曠遠寬然有餘如是回心冥契禪門所謂須彌芥
子互相容納者不恍然涌現于中乎我觀維摩詰臥
病丈室見在毘耶城中四維不越方丈而人之縱步
者自西之東自南之北竟日而不能至黃子坐斯閣
妙悟斯理宿昔之籌邊說劍骨騰肉飛精悍之色猶
在眉宇間固然如浮雲如昔夢釋然而無所有矣余
將以此閣爲黃子之丈室不亦可乎客有笑于旁者
曰昔者韓淮陰貧行乞食俛首爲市人所矚笑及其
葬母則曰度其傍可置萬家今黃子架閣如鷄窠鵲
巢耳以酒炙噉過客使載筆而書之如楚之岳陽黃
鶴又挾摛歐陽公之文以爲口實淮陰人好大言多
夸詡自秦漢以來其習氣猶未艾乎黃子笑曰夫子
之言則高矣美矣客之揶揄亦可以供過客一解頤
也請書之以爲記

西爽齋後記

子晉之長子華伯顏其讀書之齋曰西爽厭烏目之

騫塵招延郡西山于百里外移置筆床硯池間其託
寄甚遠確菴子記之備矣余聞之昔者周原伯魯語
不說學閔子馬曰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
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
則苟而可夫所謂多有是說者則莫多于家庭私語
閭巷左右塾之間口耳四寸傳滌溺忽然而不自
知也曰不學無害曰苟而可則詩書禮樂之分日薄
而傲噴隱瞽日流于小人之婦荀子曰陋也者天下
之公患也人之大殃大害也荀子之所謂陋馬父之
所謂苟也子晉冠遊吾門讀書考文沒身不倦可

謂能說學矣有穀治子再世不替誦詩讀禮親師樂
交蛾子時術以勸學爲能事世有君子時閔馬父固
將喜說學之有人而不復以不殖將落致嘆于周之
末俗也矣華伯昆弟執喪以毀聞居是齋也將以爲
禮廬焉將以爲聖室焉先人之手澤在是先人之書
策琴瑟在是先人之居處笑語志思在是入室而儼
然有見乎其位出戶而肅然愾然有聞乎其歎息之
聲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又豈在離經鼓篋操縵安絃
之外乎善歌者之繼聲也善教者之繼志也國人稱
願然曰幸哉有子則唯是說學而已矣而又何他求

焉余于子晉之亡也一哭之後舍南社北不忍扁舟
過南湖今于華伯之請記稱道古人之言以懋勉之
既以幸子晉之不亡而山陽聞笛之悲亦可以少自
解也作西爽齋後記



